

民国学术文化名著

中国文学论集

郑振铎 著

文学的自身是人的情绪的产物，文学作家大半是富于想像的浪漫的人物，文学研究者却是一个不同的人，他是要以冷静的考察去寻求真理的。所谓文学研究，也与作诗作剧不同。它乃是文学之科学的研究，把文学当做一株树，一块矿石一样的研究的资料的。

岳麓书社

民国学术文化名著

中国文学论集

郑振铎 著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学论集 / 郑振铎著. — 长沙: 岳麓书社, 2011.6

(民国学术文化名著丛书)

ISBN 978-7-80761-657-3

I. ①中… II. ①郑…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3822 号

中国文学论集

作 者: 郑振铎

责任编辑: 曾 倩 边亚平 黄 佩

封面设计: 肖睿子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 0731—88885616 (邮购)

邮编: 410006

网址: www.yueluhistory.com

2011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640×960 1/16

印张: 33.75

印数: 1—6,000

ISBN 978-7-80761-657-3/G·997

定价: 41.00 元

承印: 长沙鸿发印务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 0731-88884129

整理说明

一、丛书着力于“学术”与“文化”两方面，所收著作或为学术上开新之作，或为文化上奠基之作。

二、丛书之收书范围，原则上起于民国建立，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然某些著作之成形，可追溯至民元之前若干年，因其有重要地位，亦酌情收入。

三、文、史、哲之分，原系西洋通则，本就不太适用于中国学术，故丛书不按学科分类，而是根据整理进度，顺次出版。

四、丛书所收诸书，原版均为繁体竖排，在其流布过程中，亦有版本差异、文字错讹等现象，为方便读者，此次做如下整理工作：

1. 繁体字改为通行之简体，竖排改为横排（原书中一般“右表”、“左表”、“右文”、“左文”均改为“上表”、“下表”、“上文”、“下文”），但为充分尊重原著，原书中专名（人名、地名、书名等）及其译名皆一仍其旧，凡底本脱、衍、讹、倒之处，除个别讹错明显且影响文意阅读者稍作改动外，皆一仍其旧。

2. 凡排印误刻者，如日曰、己巳巳、戊戌戌之类，均径改，不出

校记。

3. 为方便当代读者阅读，标点符号按现代汉语使用规范作了处理。

4. 丛书中多本有作者原注，原书以夹注出之，此次整理皆排入正文，并以楷体小字以为区分。

5. 各书附“后记”一篇，说明著者爵里、版本流布、各界评论等情况，以期为读者提供阅读指南。

古人云：“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吾人虽勉力为之，而乖漏难免，还祈方家教正。

序

我从少来便喜欢东涂西抹。年十三四时，读《聊斋志异》，便习写狐鬼之事。记得尝作笔记盈半册，皆灯前月下闻之于前辈长者的记载。迄未敢出示友朋。人亦无知之者。几经播迁，皆荡为云烟矣。后随长者们作诗钟。方解平仄，乃亦喜赋咏物小词。随作随弃，也不复存稿。年十八九，从浙东到北平就学。时文学解放运动方开始，我乃立弃旧所习，发奋写作白话文。每日日方出，便自东城根步行到西城上学。节省车资，购诸新刊物。后青年会刊行《新社会周刊》，我以友人孔先生之介（今孔先生墓木拱矣），加入为编辑。始和耿济之、瞿世英、许地山、瞿秋白诸先生相识。小小的一个青年会图书馆（记得只有三个矮的立橱的书），却介绍我认识了不少的伟大的作家们。安特列夫、柴霍甫的小说、戏曲便是第一次由那些矮的立橱里为我所知的。（至今感之！）我在《新社会》里写了不少的浅薄无聊的文章，皆不自惜，无留稿者。今并《新社会》也一册无存。《新社会》出版不到半年，乃被北方当局视为反动刊物之一。盖当时，凡有“社会”二字者皆受嫌疑，况复冠以“新”字；其被封禁宜矣。办事员某君且在狱中拘留数日。我们并不自馁，复

刊行《人道月刊》，仅出一册，因经济支绌，又自动的收场了。因为没有“自己的园地”了，写稿的机会便也少。然《晨报》上也尝刊着我的初次试笔的小说，《新青年》上也偶有译稿。耿济之先生和新中国杂志社的主者叶先生认识，复介绍我为他写稿子。才第一次为写文章而得着些稿费，那些文章，都是很幼稚的，故也都不曾剪存。东涂西抹的东西，实在也不配存留下来。

东涂西抹的习惯，始终不曾改。五四运动的第二年，学生界的风波还汹汹未定。我也是一个代表，每夜奔走开会。为的是无甚重要的议案，有时竟带了书在会场上译。那时，耿济之先生为某中学的代表，亦在那里，相视而笑，盖他也带了课本在预备第二天的功课。

把自己的文章开始剪存了下来，是《小说月报》革新了以后的事。那时是民国九年。革新之议，发动于耿济之先生和我。我们在蒋百里先生处，遇见了高梦旦先生，说起了要出版一个文艺杂志事。高先生很赞成。后张菊生先生也北来，又谈了一次话。此事乃定局。由沈雁冰先生负主编《小说月报》的责任，而我则为他在北平方面集稿。

这时候我写了不少的文章，也不外是东涂西抹的结果。然所作乃不复旁骛，几全为文学的译作。十年来，不断的为《小说月报》写稿子。《文学周报》上也不断的有些短论小评。除了有系统的著作，像《俄国文学史略》《太戈尔传》《文学大纲》等等曾另行成册出版者外，其他文字，皆不自顾惜，未加搜辑。

二十年冬，由北平回到上海，决心要脱离编辑的生活。友人们颇有怂恿我将旧作辑集起来出版的。有若干读者们，也时有来信询问某文见于某时的某杂志的，且欲购求得之。我才觉得有开始搜辑这十年来的所作的需要。仍以《小说月报》为主；以有全份可得。《文学周报》则已残缺若干册。当时，借着徐调孚先生的帮助，凡辑得小品文及杂论二册（即《海燕》与《文探》），《中国文学论集》一册，诗集一册；又想把短评杂感之类，也集成一册。然搜辑甫竣事，而一月二十八日的沪战起

矣。《海燕》《文探》二册，已先期交新中国书局，《中国文学论集》已先期交开明书店，皆幸而免。而诗集及杂感集等等，则被同埋于东方图书馆的灰堆里了。

自思所作，每感汗颜。类多匆匆着笔，即以付刊，罕加精思，更少润改。始终离不了童年以来的东涂西抹的恶习。然十年工力，毕集于斯。亦间有稍堪流连，足资观览的，不忍痛汰以尽，聊复存其较可存者。不意竟亦得哀然成数册！

此册所录，皆为关于中国文学的论文及杂著，篇幅却最多。付刊以来，已再历寒暑。终得问世，全赖徐调孚先生之力。谨于此谢之！

郑振铎 一九三四，二，二〇，于北平。

目 录

序	1
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	1
读《毛诗序》	25
论北剧的楔子	43
林琴南先生	57
梁任公先生	72
《水浒传》的演化	108
《三国志演义》的演化	162
《水浒传》的续书	229
《岳传》的演化	237
万花楼	243
伍子胥与伍云召	250
评（Giles）的《中国文学史》	258
我的一个要求	262
寓言的复兴	265

经书的效用	269
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	272
叙拳乱的两部传奇	307
挂枝儿	312
关于《游仙窟》	319
《游仙窟》解题	326
中国小说提要	331
明清二代的平话集	355
佛曲叙录	465
关于《诗经》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	494
西谛所藏弹词目录	519
后 记	527

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

一 鉴赏与研究

浓密的绿荫底下，放了一张藤榻，一个不衫不履的文人，倚在榻上，微声的咿唔着一部诗集，那也许是《李太白集》，那也许是《王右丞集》，看得被沉浸在诗的美境中了；头上的太阳的小金光，从小叶片的间隙中向下眯眼窥望着，微颺轻便的由他身旁呼的一声溜了过去，他都不觉得。他受感动，他受感动得自然而然的生了一种说不出的灵感，一种至高无上的灵感，他在心底轻轻叹了一口气道：“真好呀，太白这首诗！”于是他反复的讽吟着。如此的可算是在研究李太白或王右丞么？不，那是鉴赏，不是研究。

腻腻的美饌，甜甜的美酒，晶亮的灯光，喧哗的谈声，那几位朋友，对于文艺特别有兴趣的朋友，在谈着，在辩论着。直到了酒阑灯灺，有几个已经是被阿尔科尔醉得连舌根都木强了，却还捧着茉莉花茶，一口一口的喝，强勉的打叠起精神，絮絮的诉说着。

“谁曾得到老杜的神髓过？他是千古一人而已。”一个说。

“杜诗还有规矩绳墨可见，太白的诗，才是天马行空，无人能及得

到他，所以倡言学杜者多，说自己学太白的却没有一个。”邻座的说。

这样的，可以说是在研究文学么？不，那不过鉴赏而已，不是研究。

斗室孤灯，一个学者危坐在他的书桌上，手里执的是一管朱笔，细细的在一本摊于桌上的书上加注。时时的诵着，复诵着，时时的仰起头来呆望着天花板，或由窗中望着室外，蔚蓝的夜天，镶满了熠熠的星。虫声在阶下唧唧的鸣着，月华由东方升起，庭中满是花影树影。那美的夜景，也不能把这个学者由他斗室内诱惑出去。他低吟道：“寒随劣律变，春逐鸟声开”，随即用朱笔在书上批道：“妙语在一开字”，又在“开”字旁圈了两个朱圈。再看下去，是一首咏蝉的绝句，他在“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二句旁，密密的圈了十个圈，又在诗后注道：“于清物当说得如此。”

这下可以算是研究么？不，这也不过是鉴赏而已，不是研究。

别有一间书室，一个学者在如豆的灯光之下，辛勤的著作着。他搜求古旧的意见而加以驳诘或赞许或补正。他搜集这个诗人，那个诗人的轶事，搜来关于这首诗，那首诗的掌故，他又从他的记忆中，写出他的师友的诗稿，而加以关于他们的交谊及某一种的感慨的话语。他一天一天的如此著作着，于是他成了一部书；那书名也许叫作《某某斋诗话》，也许叫作《某某轩杂识》。

这不可以算是研究么？不，这还是鉴赏，不是研究。

原来鉴赏与研究之间，有一个绝深绝崭的鸿沟隔着。鉴赏是随意的评论与谈话，心底的赞叹与直觉的评论，研究却非有一种原原本本的仔仔细细的考察与观照不可。鉴赏者是一个游园的游人，他随意的逛过，称心称意的在赏花评草，研究者却是一个植物学家，他不是为自己的娱乐而去游逛名圃，观赏名花的，他的要务乃在考察这花的科属，性质，与开花结果的时期与形态。鉴赏者是一个避暑的旅客，他到山中来，是为了自己的舒适，他见一块悬岩，他见一块奇石，他见一泓清泉，都以同一的好奇心的赞赏的眼光去对待它们。研究者却是一个地质学家，他要

的是：考察出这山的地形，这山的构成，这岩这石的类属与分析，这地层的年代等等。鉴赏者可以随心所欲的说这首诗好，说那部小说是劣下的，说这句话说得如何的漂亮，说这一个字用得如何的新奇与恰当；也许第二个鉴赏者要整个的驳翻了他也难说。研究者却不能随随便便的说话；他要先经过严密的考察与研究，才能下一个定论，才能有一个意见。譬如有人说，《西游记》是邱处机做的，他便去找去考，终于找出关于邱处机的《西游记》乃是《长春真人西游记》，并不是叙说三藏取经，大圣闹天宫的《西游记》。那末，这部《西游记》是谁做的呢？于他便再进一步，在某书某书中找出许多旁证，证明这部《西游记》乃是吴承恩做的，于是再进一步，而研究吴承恩的时代，生平与他的思想及著作。于是乃下一个定论道：“今本《西游记》是某时的一个吴承恩做的。”这个定论便成了一个确切不移的定论。这便是研究！

文学的自身是人的情绪的产物，文学作家大半是富于想像的浪漫的人物；文学研究者却是一个不同的人，他是要以冷静的考察去寻求真理的。所谓文学研究，也与作诗作剧不同。它乃是文学之科学的研究，把文学当做一株树，一块矿石一样的研究的资料的。

二 未经垦殖的大荒原

中国曾被称为文学之国。她的文学史的时期可也真长，几乎没有一国可以比得上。希腊的文学是死了，罗马的文学也随了罗马的衰落与灭亡而中断了，希伯莱，波斯，埃及，印度的文学也都早已和国运的夕阳一同沉没入于黑暗的西方去了，近代欧洲的诸国，他们的文学史又都是很短很短的，最长的不过起于中世纪，那时我们却正是唐诗宋词元曲将他们的最眩目的金光四射于地平上的时候；最短的不过一世纪，那时我们是在嘉道时代，在中国文学史上乃算是最近期。中国文学的宝库可也

真繁富。她那里有无数的大作家，有无数的大作品，还有无数不可指名的珠玑与宝石。

然而在这样一个文学之国，有这样长的文学历史，具着这末繁富的文学作品的之中，我们却很诧异的看出她的文学之研究之绝不发达。文学之研究，在中国乃像一株盖在天幕下生长的花树，萎黄而无生气。所谓“文史”类的著作，发达得原不算不早；陆机的《文赋》，开研究之端，刘勰的《文心雕龙》与钟嵘的《诗品》继之而大畅其流。然而这不过是昙花一现。虽然后来诗话文话之作，代有其人；何文焕的《历代诗话》载梁至明之作凡二十七种，丁氏的《续历代诗话》，所载又二十八种，《清诗话》所载，又四十四种；然这些将近百种的诗话，大都不过是随笔漫谈的鉴赏话而已，说不上是研究，更不必说是有一篇二篇坚实的大著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将“诗文评”（即“文史”），分为五类：

- 一、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者——《文心雕龙》。
- 二、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者——《诗品》。
- 三、备陈法律者——皎然《诗式》。
- 四、旁采故事者——孟棻《本事诗》。
- 五、体兼说部者——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

除了第一，第二两类之著作以外，其余的都不过是琐碎的记载与文法的讨论而已。（像第一第二两类的著作却仅有草创的《文心雕龙》与《诗品》二种。）间有单篇论文，叙述古文或骈文之源流，叙述某某诗派，某某文社之沿革，或讨论二个文学问题的，或讨论什么文章之得失的。然却是太简单了，不成为著作。明之末年，有金喟一派的批评家出来，颇换去了传说的腐气，而易以新鲜的批评式样，可惜他们的途径又走错了；他们不遵正途大道走，而又与前人一样，被诱惑入邪僻的羊肠鸟道中去。金喟表章《水浒》，表章《西厢》，把平常人看不起的小说戏曲，从无量数的诅咒鄙夷的砖石堆中掏拣出来，其功不可谓不大。然他

却不去探求他所表章的大著作《水浒》与《西厢》的思想与艺术的真价，及其作品的来历与构成，或其影响及作家，而乃沾然于句评字注。例如，他于“认得是猎户獐免李吉”（《水浒传》）之下注道：“笔势忽振忽落”，于“只见那个人”下注道：“妙，李小二眼中事。”接着的“将出一两银子与李小二道：‘且收放柜上，取三四瓶好酒来。客到时，果品酒馔，只顾将来，不必要问’”下，又注道：“分付得作怪。”诸如此类，全书皆是。这当然是学步钟惺诸人批诗评文的办法，而全书却被他句分字解；有类于体骸一节一节被拆开了，更有类于一刀刀的把书本的肉都零碎的割下了。《水浒》《西厢》何罪，乃受此种凌迟析骸之极刑！这一派势力颇不小。也有了不少书受到了这个无妄之灾。这是很不幸的，金喟有带领了大众走研究的正轨的可能，他却反把他们带入“牛角尖里”去了。

统而言之，自《文赋》起，到了最近止，中国文学的研究，简直没有上过研究的正轨过。关于作品的研究，一向是以鉴赏的漫谈的或逐句评注的态度去对待它的，无论它是二十字的五言绝诗也好，长至百十万字的小说也好。（近几年胡适君对于《红楼梦》《水浒传》的考证却完全是走的一条新路，一条正路。）关于作家的研究，除了“年谱”一类的著作，详述其祖先，其生平，其交游的人物，其作品的年代，可以作为研究的最好的参考资料外，其余便再没有一种东西可以算是“研究”的了。关于一个时代的文学或一种文体的研究，却更为寂寞：没有见过一部有系统的著作，讲到中世纪的文学的，或讲到某某时代的，也没有见过一部作品，曾原原本本的研究着“词”或“诗”或“小说”的起原与历史的；至于统括全部历史的文学史的研究，却大家都不曾梦见，近来虽有几部名为“中国文学史”的东西，乃是很近代的事，且钞的是日本人的东西。

我们应该有不少部关于作品研究的东西。例如关于《水浒传》，至少要有一部《水浒传之形成》，一部《水浒传及其续书》，一部《水浒传

之思想与其影响》等等；这几个题目，每一个都可以成功一个巨册。至于如《文选》；如《乐府诗集》，如《西游记》，如《牡丹亭》，如《桃花扇》，如《四声猿》等等，那样重要的巨作，无一种不需要多方面的专门研究。至于那些古旧的《红楼梦索隐》《西游真诠》《水浒评释》之类，却都是可弃的废材。

我们应该有不少部关于作家研究的著作。例如，关于杜甫，至少要有一部《杜甫传》，一部《杜甫的时代及其作品》，一部《杜甫的作品及其影响》，一部《杜甫及其诗派》，一部《杜甫的思想》，一部《杜甫的叙事诗》等等；此外，至少还有百个以上大作家，需要特殊的研究的；这些研究，每一个又都可各成一巨册。至于那些古旧的《陶渊明年谱》《李义山年谱》《东坡先生年谱》之类，只可作为研究的参考资材，却不能即算作一种专门研究的结果。

我们应该有不少部关于一个时代之研究的著作。每一个重要的文学时代，都要有各种的特殊研究；例如关于五代至少要有一部《五代文学的鸟瞰》，一部《五代花间派的词人》，一部《南唐二主及其所属词臣》，一部《蜀中文士》等等，这些东西也都是每一部便要成为一巨册或至三四巨册的。

我们应该有不少部关于每一种文体之研究的著作。例如关于戏曲，至少要有一部《戏剧史》，一部《戏剧概论》，一部《演剧史》，一部《中国舞台之构造与听众》，一部《传奇的研究》，一部《皮黄戏之沿革与歌者》，一部《昆曲兴衰史》，一部《脸谱及衣饰之变迁》等等；这些著作也都是不能以很小的卷帙装载之的。至于那些以前的无数诗话，词话，四六话，曲话之类，都只好作为极粗制的研究原料，却全不是所谓研究成熟的工作。

我们还应该有不少部综叙全部中国文学之发展的文学史，或详的，或略的，或为学者的研究结果，具有不少独特之创见的，或为极详明的集合前人各种特殊研究之结果，而以大力量融合而为一的，或为极精细

的搜辑不少粗制的材料而成为浩大的工程的，或疏疏朗朗的以流丽可爱的技术而写作出来的。

此外，我们还应该有不少部关于中国文学的辞书，类书，百科全书，还应该有不少部关于她的参考书目，研究指导等等。

这一切应该有的东西，我们都没有！

中国文学真是一片绝大的荒原，绝大的膏沃之土地，向未经过垦殖的，虽有几个寥寥可数的农夫，从前曾一度播种过一小方地的种子，然其遗迹却早已泯灭于蓬蒿蔓草中了，虽有几个寥寥可数的农夫，在如今正奋起着肩了犁耙去垦种，然他们是如此寥寥的几个，那里能把这绝大的荒原垦殖遍？

每个人都有在这个大沃原中自由垦殖的可能，无论他要多少田地都可以，只要他对于这个农事有兴趣，肯下苦功去割除野草，播植种子。

我曾见一幅秋郊试马图，画的是一个天朗气清的清晨，四野静穆无比，有人膝那末高的野草，正为晨风所吹而偃倒下去，独在这郊原上的是一个骑在一匹骏马上的少年；他愉悦着，踌躇着，正控着马缰，欲发未发的打算在这大平原上任意的驰骋。真的，我见了这画，不自禁的也起了跃跃欲试的野心，虽然从没有学过驰马。

这大荒原似的中国文学的气象，正是一幅“秋郊试马图”，谁见了，能不兴了要在那里自由的骋跑，随意的奔驰的雄心么？

三 研究的新途径

但农夫却也不易为。他要去垦殖，便要先得有镰刀去割除野草，再有犁耙去掘松泥土；这就是说他要得有耕田的工具。如果他赤手空拳的跑去耕种，即使他有热烈的心，坚勤的意志，也只好眼睁睁的立在那里干着急的望着而无从下手。同样的，我们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如果没有镰